



垭口背风处，立着几间烟熏火燎似的土墙老屋，周围全是茂密的竹林。竹林下，老屋的房顶上瓦楞草长着，屋檐下燕子窝筑着，墙角里柴火灶燃着，屋基稳，家道兴，香火旺。

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拍着我的头说：“咱家老屋不败，托了房前屋后竹子的福。”父亲说完，牵着我在竹林里转悠半天，摸摸楠竹根，拉拉斑竹叶，扯扯水竹枝，很亲切、很亲近，像和老朋友叙旧。

长大后，细细回想，老屋的烟火气，无不与房前屋后的竹子息息相关。

春笋冒头了，一群娃儿跟在表姐后面，一窝蜂似地拱到竹林，用小锄头小铁锹开挖笋子。表姐找来几块山石搭烤灶，剥开新鲜的笋子，用镰刀划成小块，点燃干竹干竹枝，灶里火苗燃起，不消一会儿就把鲜笋烤得金黄中带着糊香味，吃得娃儿们嘴巴黑黢黢的，心里却香喷喷的。

## 老屋有竹

□黎强

打着饱嗝，娃儿们拿起掏耙，在竹林捞干竹叶干竹枝。竹柴看似很轻，但满满的一背篓，娃儿们背着还是有些吃力。几个娃儿合力抬起背篓，嘴上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将几背篓干货送进了老灶房的柴禾堆。姑姑看了又高兴又心疼，忙抓起干毛巾擦去娃儿们脸蛋上的汗水，一人奖一把椒盐南瓜籽。娃儿们一阵欢喜，又跑到屋后竹林玩去了。

过段时间，姑爷趁农闲时在老屋东面加盖一间房子，算是给大老表娶媳妇准备的新房。姑爷磨好砍刀，去竹林专挑一种叫“硬头黄”的楠竹，回家剖成两寸宽的篾条，垒土墙时加入墙体，让篾条成为新房子的“墙筋”，老人家称为“竹筋”。父亲说：“别小看这些竹筋，可管用啦。没有它们，老屋软塌塌的，经不起风吹雨打。”

老屋里的扞担、扁担，也有竹子的功劳。姑爷砍来老楠竹，修枝打叶，烧起火堆熏烤，增强其韧性。长长的扞担在麦收时节成为姑爷的标配，戴草帽赤膊割麦的姑爷一声“起”，扞担压上肩头，金黄的收成就挑回了家。

竹子做的扁担，是乡下老屋的镇家之宝。没有几条能挑能抬像样的竹扁担，就称不上农事的行家里手。在我的记忆里，老屋的竹扁担只要出了门，就挑回来南瓜红苕，或土豆胡豆。竹扁担挑的都是坡上

坡下的农事，担的都是饱满丰腴的收成，抬的都是有分量有质感的日子。

老屋里的筲箕、簸箕和撮箕，是水井边的竹子编的。老屋里的斗笠、竹凳，是草垛旁的竹子编的。灶房里的蒸笼蒸格，还有地里的丝瓜架、豇豆架是山垭口的竹子编的。舀鱼捞虾的竹网兜，是大老表砍来慈竹编的。摇风纳凉的小竹扇，是表姐选来水竹编的。

竹子茂盛的季节，姑爷却闲不住，在自家院坝忙开了。编的竹席图案好看，编的背篓实用，编的箩筐扎实，齐刷刷堆在院坝角落，像极了老屋的竹制品艺术展览。看着不停歇的姑爷，姑姑心疼着，递上一盅温度刚刚好的苦丁茶让姑爷喝上几口。他们知道，今年娃儿们的学杂费有着落啦。

老屋的生计离不开竹，老屋的庄稼地也是离不开竹子加持的。南瓜出秧了，姑爷会用竹片做弧形的窝架，让刚冒出头的南瓜秧顺着小小的窝架生长；豇豆顺着竹竿一路向上，开出好看的花，姑姑会一天几次去看长势，见豇豆噌噌噌地使劲长着，越看心里越舒服。

老屋一侧的葡萄架也是竹子搭的，娃儿们看着葡萄树一天天吐绿，吹着那些永远吹不完的牛，喂饱了嗡嗡作响的蚊虫，乐此不疲，童心盎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野小子们还是盯着葡萄开始结果了，成串成串的葡萄悬挂在架上，由青色到绿色，再到紫红色，果实的味道诱惑着娃儿们的味蕾，让他们吞着口水浮想联翩……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 巢(外一首)

□邱正伦

面对鸟巢，这小小的世界它时常让我们想起最初的情景你扛来一根又一根木头肩挑背磨，搭建起这座小屋从此不怕冬季来临不怕一场意外的风雪

温暖一寸一寸接近你的面庞开始迎接朝霞尽管羽毛在寒冷中颤抖把一片雪花翻炒担水，劈柴，做饭，谈天说地驻足或者一起筹划未来的情景

当然，不要急着表白不要在岁月的表盘上来去匆匆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冬季你可以漫不经心，靠在我的肩头或者相互取暖或者说说旧时的一些琐事让冬日来得更缓慢些让春天成为我们花开的季节

你说过即便是我们的家不大但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生活从取暖到消除所有的不安包括抵御黑暗我们始终充满信心

此刻我们面对面坐着回忆最美好的岁月包括一次次传奇包括儿孙满堂缠绕着我们飞翔

比如看你从白云深处归来身披整个天空的蓝然后用翅膀搭建起我们一生的家园

## 飘

一位诗人说过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我也想说一些临窗的往事比如看一片花叶飘落下来或者飞跃千山万水开始阅读天空，星辰，云朵阅读大地上的一切阅读自己的每一页课本

怎样回到最初的情景从成长到灿烂地绽放到其中的许多忧伤经历许多坎坷

偶然遇到大慈大悲的菩萨闪烁的眼泪在花叶上滋润一遍又一遍浇灌我的过去，现在，未来

不能离家太久，太远必须趁着微风吹拂的时候趁着佛的面影显现的时候回到生命出发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心愿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师)

## 眼前的麻柳(外一首)

□张守刚

这一阵风柔柔的在我拿快递的路上看不见痕迹高大房屋后面的麻柳树高过了午睡的梦悬垂的花序铃铛一样轻轻摇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麻柳树上没有鸟雀静寂之中总会想起那时的乡村一只只忠于泥土的鸟它们看似轻盈地飞翔挟裹着多么沉重的痛

## 旧床

蜷缩的冬日阳光迟迟没有起床老旧木头撑起乡村存腐的稻草在身下慢慢板结枕头冰凉谷壳沿着梦游走那时青山比绿水低那么多站立的木头只有半棵适合造床剩下的半棵还在昨夜没有醒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油菜香香

□杨小霜

来抽根烟！”父亲朝着油坊老板递了一支香烟。

“我早就不抽了！”油坊老板顺势接过父亲递过去的香烟夹到了耳后。

父亲在油坊周围转了一圈说：“你这个设备是新换的啊！”

“今年才换的，看看，刚压榨出来的菜油，又香，还没有泡沫！”

“确实，这新机器就是好！”父亲望着那一桶刚压榨出来的油。

从油坊里出来了一桶又一桶油，油坊老板从隔壁端出了几把椅子示意大家坐，随后又从屋内端出了一壶刚泡好的热茶和一沓纸杯：“这边有茶水，若是口渴了就自己倒水喝！”

一些人拿了椅子，一些人倒了水，还有一些人守着自己的油。一些人拿着长瓢不停地搅拌着桶里的油，还有一些人守在了自己的油菜籽旁边。父亲的眼光始终朝着油坊的最里面，直到一声呼喊后，父亲用肩膀扛起了一袋油菜籽走进了油坊里。父亲扛油菜籽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他已练习了几十年了，可这个时候，父亲却被那一袋油菜籽压得矮了一截。

不一会儿父亲就和老板从里面拉出了一大桶黄得发黑的油。

父亲的双眸里是一桶滚烫的油，他朝着油桶里贪婪地吸了一口，嘴角上多了几条深邃的褶皱：“真香啊！”

回家时已是黄昏，父亲的小推车上装着满满的三大桶油。

夕阳的光把父亲的影子扯得很长很长，我跟在父亲的后面，一路上都闻着香香的菜油味。菜籽油里升腾着父亲这些年对土地的虔诚，也升腾着父亲的心血和希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父亲送来生日蛋

□黄均能

过生日吃生日蛋，对当下的孩子来说不值一提。可四十年前生日那天，父亲翻山越岭为我带来的两个生日鸡蛋，却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老家在渝南山区，那时条件艰苦，过生能吃一碗家里来客才能吃的荷包蛋或开水蛋，已足可让兄弟姐妹们流清口水了。可生日那天，失望是大概率事件。后来，渐渐长大的我才懂得，不是父母忘了我的生日，而是家里根本就没有鸡蛋。有时，父亲会捧一捧红苕饼或炒胡豆，算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也是当爷爷的人了。今年生日这天，不知咋的，脑海里总浮现出四十年前父亲给我送生日蛋的情景。想着想着，眼睛便模糊了。那时，我在外求学，繁重学业让我完全忘了自己的生日。那天课间，忽接老师通知，说校门口有人找我。匆匆赶去，远远便望见干瘦且略带背驼的父亲站在大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父亲见我来了，忙不迭打开布包，拆开裹着的旧报纸，小心翼翼掏出两个鸡蛋，

边剥边说：“小子，今天你满二十岁了哟。”我只觉喉咙一紧，眼泪呼地流了下来。父亲推推我，轻声道：“好啦好啦，同学老师看到不好，都二十岁的小伙子啦。”

虽然我忘了自己的生日，但父亲却没有忘记。为给我送生日蛋，他要起早摸黑走十几里山路，然后再转乘客车和公交车，才能赶到学校。这一路的兜兜转转，父亲只为儿子送两枚生日蛋，他想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当时是怎样把生日蛋吞下肚子的，只记得父亲看着我吃的样子，笑得很开心。没待多一会儿，父亲就转身走了，腿脚一瘸一拐，我知道那是他赶路累的。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十多年了，每年生日这天，我还会条件反射地想起当年的那一幕：那两个去了壳、带着余温的生日鸡蛋，藏着他从未对儿子说出口的爱，也藏着粗粝岁月里那份清贫之家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父爱无言、父爱无声、父爱无形，这也是支撑我走过漫漫人生路的坚实后盾。

(作者系文学爱好者)

